



浪战红云岭

7.2

激 战 红 云 岭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开本: $787 \times 1092 \frac{1}{32}$ 印张: $5\frac{1}{2}$ 字数: 110千字

1974年12月第1版 1974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50,500册

书号: 10088·493 定价: 0.50元

五、修路要

《修路要》是《烈火如歌》中描写战争生活的短篇小说，也是这部小说中篇幅最短，情节最简洁的短篇小说。这部小说，描写了红军长征途中，修路工人在艰苦的条件下，热情地修筑长征路的故事。小说中，修路工人们在艰苦的条件下，努力修筑具有较高路线的长征路，使红军长征顺利结束，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。

目 次

请战·····	战士 韩文根 (1)
激成红云岭·····	战士 洪 路 (16)
战虎·····	战士 刘成浩 (34)
火红的战旗·····	战士 陶彩燕 (46)
奔腾的野马河·····	战士 王其凤 (68)
红色堤标·····	战士 郭京生 (87)
舞台新兵·····	战士 曾锦安 (103)
火焰·····	战士 洪 路 (119)
彩虹飞渡·····	战士 李锦辉 (140)
风雪岭·····	战士 刘成浩 (157)
后记·····	(173)

请 战

战士 韩文根

一

傍晚时分，五连连长张仓从工地回来，又一头扎进了事务堆里。那满脸的络腮胡子已经好久没有刮了，消瘦的脸庞只是用干手巾抹了抹，就坐在办公桌前，连安全帽也忘记摘了。

上个星期，指导员孙思远去师部汇报批林批孔的情况去了，副连长住了教导队，家里呀，就剩下他这个里里外外一把手的连长啦！

恰在这时候，批林批孔运动掀起了高潮，战备施工也正在火候上。平时对施工、训练抓得头头是道的连长，这几天也觉得有点应接不暇了。

为了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全面展开，团政治处准备组织一次战士巡回宣讲队，要五连选派一位同志参加。消息传来，意外的事情就发生了。

一班战士刘京连续向连部送了三份“请战”报告，要求

参加战士巡回宣讲队，并且反复在报告中强调说：“这也是战斗！”

看了请战报告，连长张仓心里就琢磨开了：刘京入伍还不到两年，是个没有毕业的高小生。施工训练嘛，就连张仓自己心里也暗暗佩服；连里呢，只要提起刘京，没有一个不翘大拇指的。但到底文化程度低一些，光孔老二那一套“之乎者也”，恐怕还不懂哩，能批孔老二吗？这在张仓的脑子里添上了一个重重的问号。再说，这不是一般的讲演，宣讲得好不好，对全团的批林批孔起着推动与否的作用。尽管刘京在批林批孔斗争中表现不错，勇于打头阵，争当先锋，敢于攻克难关，但离“推动”这个标准，毕竟还差一截子哩。这是批林批孔的大事，用连长的话说，必须手拿把钎，有九成九的把握才行。

张仓站起身来，斟了杯浓茶，习惯地啜了一口，心里还在推敲着：刘京把批林批孔当作一场战斗，积极要求参加，精神虽好，但不是个人争取的事，可他……这使连长张仓想起指导员常说的“新题儿”这个词，心里一震，觉得是个新题儿，可究竟新在什么地方，他一时还拿不准理儿。

“连——长！”随着喊声和一阵“蹬蹬蹬”的脚步声，一位年轻的战士已经挺立在连长的面前。只见他手拿一把浆糊刷，脸上还挂着汗珠子哩，看得出是刚刚完大批判专栏后来了。

这正是一班战士刘京。他，穿着一身整齐服贴的草绿色军装，一副黝黑的脸膛，厚厚的嘴唇，高高的鼻梁，一对乌黑的浓眉下嵌着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，看人视物时总是带着挑战似的眼光，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。

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却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在“一月革命风暴”推动下，他曾经戴上红卫兵袖章，打起造反有理的大旗，和贫下中农一道，夺了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。

入伍后，刘京更是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的书和毛主席著作，刻苦改造世界观。不管干什么工作，他总是敢打敢拚，猛冲猛杀，人们都说他有股红卫兵、造反派的脾气，时间不长，“这也是战斗”便成了他的口头禅。施工中，刘京确实是员猛将，别看他个头不高，可有个“一杆子插到底”的脾气，对上级交给的任务，他从来不说“尽量、想办法、争取”之类的词句，给你的就是“保证”两个字，象老虎吃爆豆——咯崩脆，使你感觉不到有丝毫的后顾之忧。这一点，连长张仓虽然不摆在嘴上，可早打心眼里爱上了这个小伙子。

有一次，坑道中“龇牙狼”地段发生大塌方，五六十立方的奇形怪石象饿虎扑食似地倾泻而下，一下子拦腰把作业面堵了个严严实实。正在施工的十六个阶级弟兄被堵在了里面，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。在这生命攸关的关键时刻，连长张仓迅速下达了救人的命令。刘京正在洞口脚手架上干活，一听到这个突然的消息，“呼”地一个腾身，从四米多高的脚手架上跳将下来，那张严肃的方盘脸显得更刚毅倔强了，那双叫人看来总是带着挑战似的眼光的大眼睛，今天却带着恳求的神色，对连长说：“连长，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，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，我非把这个狼牙敲了不可！”他拳头捏得格格响，语气十分坚定。没容连长开口，他早已流星赶月似

地冲向了“龇牙狼”地段，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出了十六个阶级兄弟的生命。

后来，上级党委为了表彰他的先进事迹，给他记了二等功，并号召全体指战员向他学习。

想到这里，一股敬佩、爱抚的心情从张仓心中油然而生。

“我的请战报告……？”刘京打断了连长的思绪，两眼紧紧地盯着连长，期待着他的回答。

这是刘京第五次找连长了。前几次，张仓耽心会挫伤刘京的积极性，不去参加战士巡回宣讲队，在连队也是个批林批孔的骨干呢。因而只是拖泥带水地说：“我们研究研究。”刘京的脾气张仓最摸底，只要他认准的理儿，纵然隔着三山五岳，也非办成不可。然而连长便来了个不同情况，分别对待，想等他的牛脾气平静了些，再跟他好好谈谈。没想到刘京老是抓住他不放，一个劲地磨牙。

“刘京呀，你在施工中有十分劲，不使九分九，关键时刻，你也能冲锋陷阵，赴汤蹈火，这……我们都打心眼里佩服。”说到这儿，张仓顿了一下，察看了一下刘京的表情，又继续婉转地说：“但是，十全十美的人是没有的，十个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呢。打个比方吧，有些人写字写得好，但不一定写得出象样的文章；有些人打眼放炮有一套，但叫他去开飞机就不行，这叫做各有所长嘛！”

“说来说去，你是说我没有批林批孔的所长呵。”刘京黝黑的脸庞顿时红得象盆火，但又很快平静下来，心里却扑通扑通直跳。

“是啊，你的文化程度低，战士巡回宣讲队，将要详细

地讲解林彪效法孔老二‘克己复礼’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等八个方面的罪行，要对全团的批林批孔运动起推动作用。”张仓浓重的河南口音把“推动”两个字特别强调。

“连长，你要相信我一定能够宣讲好。”刘京的眼光里带着十分坚定、自信的光泽，好象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叫困难。

“我相信你能讲好，但是我想，派一个文化程度高一点的同志去，不是会讲得更好吗？这是代表我们连的水平。刘京，我看你应该帮我出出点子，看派谁去最合适，这不是个人争取的事，打请战报告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这是大事，要考虑客观情况，照顾到连队的荣誉。……”张仓尽量用着婉转的词句，慢慢地做着刘京的思想工作。

“连长，我看你左一个水平，右一个荣誉，就是不相信大老粗能批倒孔老二。这也是战斗，为什么不能争取呢。在这场斗争中，你、我，都是埋伏在同一条战壕里，时刻准备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，反对复辟倒退而出击的战友，你怎么不理解我呢？”刘京只觉得浑身的热血象喷泉似的直往头上涌，心情可激动了。

刘京的这番话，不禁使连长想起批林批孔刚开始时刘京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：“有人认为批林批孔是学术界的事，我不同意。孔老二要复礼，林彪要复辟，两人一样的，都是妄图复辟旧制度，倒转历史车轮的顽固派，妄想叫我们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，受二茬罪。我们最了解孔老二鼓吹的那一套，别看他‘之乎者也’地装腔作势，其实都是吃人、杀人、害人！工农兵登上上层建筑的舞台，关心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，也

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一项光荣任务，我们不批，谁批？我们批不倒，谁能批倒？”言简意赅的一席话，点明了一个主题：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。

连长张仓从遐想中惊醒过来，才发现开饭的时间已经过了。他掐灭烟头对刘京说：“刘京，你的请战报告，我们再研究研究，行不？”

“你一定要挂在心上！”刘京满怀信心，对自己的要求充满着希望。

二

晚饭过后，各班门前的黑板报旁，聚拢着一簇簇人，他们有的手拿粉笔，在换着当天的批林批孔专刊；有的在身旁当助手；更多的人在观看着新出的黑板报。

连部，连长张仓正在接着电话：“喂，嗯，我是张仓。啊！战士巡回宣讲队？我们正在推敲，对，还没有确定……今天晚上九点以前把名单报上来，好，我们马上研究……”他搁上话筒，习惯地抬起手看看表，已经七点了。

“通信员，通知各排排长，叫他们立即到连部来开个碰头会。”通信员小吴应了一声，“嘣哒”一声便出了门。

不一会儿，除了三排排长远离连队未能到外，其余排长都到齐了。张仓宣布会议开始：“同志们：刚才团部来了电话，催要战士巡回宣讲队的名单。这是批林批孔的头等大事，马虎不得，指导员老孙还没有回来，咱们今儿个再推敲推敲，看派谁去合适。”

接着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意见。有些人认为：刘京

学习抓得紧，关键时刻也能冲得上，打好“宣讲”这一仗，那是葫芦里抠籽，不费吹灰之力；有的说：“刘京文化程度虽低一些，但是还有几天时间嘛，可以准备准备，试讲试讲嘛。”有一个排长提出了不同意见：“何必舍本求末呢，连队有的是高中生，能讲会道，从大点的方面说，讲得好，推动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，从小点的方面说，讲好了也是我们连队的荣誉。”各有所见，相持不下。

张仓心里想，要是接受什么战备施工任务，用不着刘京打请战报告，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交给刘京去完成。但这是文仗，比不得打眼放炮，得有一定的文化理论水平才行。如果跑出去讲不出个子丑寅卯，岂不是给自己脸上抹黑？越想，越觉得让刘京去不合适。可眼前刘京求战心切，大部分同志也都同意让刘京去，怎样才能处理好这对矛盾呢？

他突然想起来了，今天团司令部来电话，因为这几天坑道里那截“水帘洞”需要排一次险，刘京担任过安全员，这个任务交给他负责去完成，这是再合适不过了。他把这件事一讲，大家立即同意了，并且很顺利地通过了五班高中生任平同志去参加战士巡回宣讲队。

张仓正准备宣布会议结束，只见通信员小吴拿着一卷东西走过来，递给了连长。连长打开一看，是一份意见书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连长：

我认为：你说我的文化程度低，这并不能作为我不能参加批林批孔战士巡回宣讲队的理由，这不仅仅是个叫谁去的问题，这反映了在批林批孔斗争中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。如果说不让我去参加战士宣讲队，这并没有什么。但是我觉

得，你一个劲地说我文化程度低，难道文化程度低一点的同学就批不倒孔老二吗？批林批孔运动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动和领导的群众运动，既然是群众运动，就不单是学术界的事，更不单是少数文人的事，难道他搞资本主义复辟，拉历史的倒车，我们战士不应该请战吗？

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斗争中，你不发动群众，而只依靠少数文化高的同志出大批判专栏呀，开大批判会呀，总说大老粗批不了孔老二。前几天，你说三班战士朱正金写的字不好，批判文章不连贯，还要交给文化程度高一点的同志搞。昨天，团里要来检查批林批孔墙报，你把正在出墙报的陈正龙调去出差，换上文化高的……这都说明你看不起大老粗。这种思想是很危险的，是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根本对立的。这种思想发展下去，不利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，驻地东风大队地主分子姚拐子就到处散布谣言，说“穷草包批不了孔圣人”，连长，这多危险啊，你该猛醒了！……

张仓的头脑轰的一下，下面写了些什么也看不清了，只是看到下面写着“刘京”两个大字。他的心象被谁揪住了似的，通通直跳。好啊，我只依靠少数人……是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根本对立的……我……，张仓猛地站起来，把手紧紧地贴在胸口，仿佛要压制住胸口的剧烈跳动，双腿象灌了铅似的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向门外走去。

刘京坐在大批判专栏前，双腿并拢，膝盖上放着本红皮笔记本，正在聚精会神地记着什么。这几天，他确实成了斗大字不识一个的大忙（盲）人了。今天，他在班里开完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“克己复礼”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大

会之后，又忙着把一大叠没有贴完的大批判稿件贴上专栏。自从他被聘请为大批判专栏的“干事”以来，养成了一种习惯，总要把自己认为可取的地方摘录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。特别是战士们联系自己的家史进行批判的好文章，他更加留心。有些在稿子上写得不完全的，他还要做一番采访工作，采访不全便是家访，直到了解清楚了为止。

他正记着，突然觉得自己的肩上压上了一只厚实有力的大手。他扭头一看，正是连长。他一眼看出，连长的脸色很不好，心里早有了八九，便说：“连长，你有事吗？”

“走，到那边去聊聊。”连长张仓压制住内心的激动，指着山脚下的一个小土包。他俩顺着一条小溪，径直向前走着。呼呼的北风摇撼着漫山的树枝，发出沙沙的响声，本来平静的小溪也似乎泛起了滚滚波涛，直向着张仓示威来。

他俩选定了一块大青石，坐了下来，刚才意见书里一句句掷地有声的话语，一幕幕地在张仓的眼前重现。他先给刘京交代了去排险的任务，然后又把话转到正题上。

“刘京，你我都是共产党员。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从客观实际出发。孔老二的那一套，你说难懂不难懂？你不识毒草，怎么能化毒草为肥料呢？现在依靠少数文化高一点的同志，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。推敲推敲，不经过这个步骤，怎么能达到发动群众这个目的呢？这叫做灵活掌握嘛。刘京啊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不替我们领导干部想想……”张仓按照原来想的，嘟噜嘟噜地倒了出来。

“什么难懂，不就是那么装腔作势的一套……象你那样发动，到啥时候才能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？刘党中央和毛主席

的指示，我们要贯彻落实嘛。”刘京越发觉得连长的话不对口味，丝毫不示弱。

人的忍耐总是有限度的。张仓憋了半天的满肚子火气，终于爆发了：“那么，让你去参加战士宣讲队，就等于相信大老粗能批倒孔老二了，就等于发动群众了？就是执行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？告诉你，我是个连长，不能光考虑刘京你一个人，我要为全连着想，为全团的批林批孔运动着想！”张仓提出了一连串的问号，背着手悻悻地往回走去。

刘京望着连长渐趋模糊的身影，想再说些什么，又嘎然止住了，心里就象揣着二十五只兔子，百爪抓心似地难受。

三

夜，特别的静谧。一缕月光从大槐树顶抖落下来，洒下一片银辉。涧谷里的水在潺潺地流着，随着风儿荡起的微波，在月光的掩映下波光粼粼。

刘京躺在床上，象热锅上的烙饼，翻来复去睡不着，心情就象那波浪似的，起伏荡漾，不能平静。批林批孔以来，他常常睡不踏实，稍微一有动静，便被惊醒，并且就再也睡不着了，经常晚上失眠。这使刘京感到很高兴，能为打好批林批孔这一仗操一份心，这是每个革命战士的共同心愿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

他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，白天要排险，自己那份没有准备完的讲稿，必须打夜战。

他索性轻轻爬起来，不声不响地穿好衣服，蹑手蹑脚地出了门，久久地立在门外出神。

门的左侧，是一块白底红字的毛主席语录：“**不打无准备之仗，不打无把握之仗**”。这条语录和刘京相处了两个春秋啦！每天上工前，他总要恋恋不舍地把眼光在上面停留片刻，然后才慢慢离去。她就象阳光雨露一样，照耀滋润着这个年轻而又无畏的战士，给了他勇气和力量，给了他智慧和胆略。他再次重温这条语录，感到格外亲切。批林批孔“这也是一场战斗，无准备、无把握就打不好。”他细细地体会着毛主席的教导。

和往常一样，他仔细地检查了大批判专栏，不牢固的地方进行了加固，被风刮得翘起的地方，又重新把它糊好，然后又朝工具房走去。

这是一间约四米见方的小屋子，作为晾工作服，放些简单的施工工具之用。除了上下工忙活一阵外，其余时间都很清闲、安静。批林批孔以后，成了刘京的小办公室，好多批判文章都是在这里写的。这时，他小心地从一个用红漆漆着的小木箱里抽出一叠纸，这是他最近叫家里寄来的苦难家史，然后又从一个包了又包的小布包里拿出一根钢鞭，他家祖辈三代都是被这根钢鞭活活抽死的。这就是林彪要复的“礼”，孔老二所讲的“仁”。他皱着川字形眉头，又从另一个小木箱里抽出一大叠信件，这是来自祖国各地的信。为了掌握全连干部战士的家史，彻底批判林彪“克己复礼”的反动黑纲领，不知有多少个不眠的夜晚，他写了多少封发往祖国各地的信呵。他一封一封地看着信件，不时地又在日记本上补充着什么。

这时，工具房外边站着一个人，他轻轻拨开脱落了泥巴的竹墙，全神贯注地向里看着。

刘京慢慢地合上了笔记本，手托两腮，又思索起来。日记本上，在“克己复礼”几个字的后面，已经重重地描上了五个问号。“克己复礼”是个要害，要宣讲好，才能批中要害。短短的几天，他抽空到附近村庄去了几次，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材料，可他总觉得不满足。这会儿，他又仔细地翻开了一份份血泪斑斑的材料。

他想着想着，眼光又不由地落在了连长的家史上面，晚饭后的情形又象潮水似地涌进了他的脑海，翻腾着，喧嚷着，使他渐渐陷入了沉思。

在批林批孔这场斗争中，刘京和张仓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，解放前的张仓一家，和刘京家一样，同样有着一本血泪斑斑的家史。眼前连长的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，这怎能不使刘京焦急呢？

“刘京！”张仓在门外再也憋不住了，小声喊了一声。刘京先是吃了一惊，一见是连长，霎时被一种百感交集的心情支配着：“连长，你怎么还没休息？”“天明还要上班，你怎么还没休息？”张仓没有直接回答，反问道。

指导员几天不在家，倒使张仓养成了一种习惯。每有一点儿闲空，他总是动动脑子，分析分析连队的情况，有哪些优点和成绩，还有哪些缺点和错误，战士们有些什么思想问题，下一步还有那些工作要做。总之，凡是能考虑到的，他都要考虑一番，这是他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，叫“做一备二考虑三”。

昨天跟刘京谈崩了以后，他收到了三排的一份批林批孔情况汇报，汇报中谈到了他们排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进一步深入，并写道：“特别是一班战士刘京同志两次来我们排讲

解《林彪与孔孟之道》的材料，通过他摆事实，讲道理，深入浅出，通俗易懂的讲解，使我们受到很大启发，进一步认清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。”看了汇报，张仓受到了很大震动。

这时，外面的风呼呼地刮起来，他一点睡意也没有，大批判专栏会不会被风掀跑，阶级教育展览室的窗户关了没有，想到这里，他披上衣服，走出门外。

他检查完后，发现一班工具房里的灯还亮着，便悄声静气地走了过去，发现刘京正在准备着讲稿，他没有惊动刘京，只是注意观察着刘京的一举一动。

张仓走进屋去，接过刘京手中的讲稿，一行一行地看着，心里发出一阵阵的赞叹：讲得多好啊！虽然没有多少华丽的词藻，只是运用了大量事实，对林彪、孔老二的反动谬论进行了——批驳。不知怎的，他仿佛觉得：讲稿的字里行间，闪出一道道寒光，刹时又变成了满弓待发的利箭……

当张仓的眼光触动到讲他家史的那一段时，立即勾起了他辛酸的回忆。

解放前，张仓一家十口人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靠张仓伯父和父亲两人扛长工维持一家十口人的生活，终年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。有一年要过年了，家里已经整整五天揭不开锅了。张仓的父亲眼看着就要活活饿死的全家，咬了咬牙，到地主郭三狼家借了一斗小米。万恶的狗地主，知道张仓的父亲不识字便把“斗”字写成了“石”字。第二年秋天，地主老财上门逼债，本上滚利，要张仓家交出一石半小米。张仓的父亲一听，气得死去活来，上前申辩，账房先生却晃着那张证据，说什么：“俺认账不认人。”后来，胳膊扭不过